

◀ (上接 5 版)

分类发展到今天，隔绝得很厉害，大家在一块儿工作，却觉得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但是李老师在一部书里面呈现的历史，非常耐人寻味。

在战国时期，很多变化都在发生，这是极大的转身，但对最早的这些绘画性的东西的研究完全不够。李先生自己很关心这个问题，所谓画像知识，考古材料一出，就得到一个印证。

传统艺术史的写作其实缺少背后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大的背景。这些年大家在做转向，转向相应地给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做支持。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共性，刚才国龙提出批评，说图象在里面没有展开，我想将来人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努力。

由大家的发言，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李老师的研究，其实是把中国思想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块，人们日常的知识这样一个大领域给复原了。这是艺术史非常重视的大的板块。早期中国艺术史研究，好多都是通过图象形式表达出来，文字也是一种图象。这是我作为一个外行和普通读者的感受。

王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赛克勒医生曾出资兴建三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分别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院、哈佛大学及北京大学。

辛格医生是赛克勒医生的朋友，也是力劝赛克勒买下子弹库帛书《四时令》的人。



刚才来国龙提到图象问题，这也是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战国晚期和汉初的帛书帛画，尽管杂乱，但让我们知道，在印刷出版之前图书的原始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分五种：以图为主，以文字为主，图文并重的，图文都有、以文字重的，图文都有、以图重的。帛书肯定是属于图文都有，但是图文并重类的。

可是我们古代图书中的图，好多都丢了。《山海经》也只剩下文字部分。在时间进程里，肯定有些文化因素是被过滤掉的，过滤掉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被过滤，某个基础性的因素是怎样被过滤的？图象和文字这两种文化符号在发展过程里，释读的范围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帛画为例，包括马王堆帛画，每一个人都有作为现代人的自己的认识。我们如果把文字部分都剔掉，光剩下画，几乎没法理解。牛郎织女也是，如果光剩下画，没有文献来导引的话，谁也看不出两个像是牛郎织女。

我觉得如果我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可以探讨的就是，文化符号的灌输是靠什么，是靠教育、靠集体活动，还是其他？对文字或图象的大型识别，一直都在延续。

罗斌(Robin McNeal, 康乃尔大学东亚系教授)：我们做过李零学生的人都知道，我们可以跟他出去考察、到他家里看书，但他的学问不一定学得来。因为这些还不是最关键。李零的研究方法就是他喜欢，他特别喜欢做研究、考察问题。你要像他这么爱学习，那你出书什么也会慢慢变快。

我们今天说方法说得多，内容说得少。我希望这个书出来以后，大家能多注意四时的概念，我们往往将之归为阴阳五行。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涉及的一个是空间问题，一个是时间问题，正好子弹库帛书是把空间和时间放在一块儿。也就是，整个宇宙都在这儿。

帛书的英译

甘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我简单讲一下这部书英文版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情况。作为一本书，有李零教授这样的作者，有罗泰教授和夏德安教授这样的译者，是十分幸运的。他们仨合在一起，就是个梦之队。而且，夏德安教授和罗泰教授不仅仅是译者，他们参与了楚帛书研究的推动，27 位学者联名信他们都在其中。因此，这部书的英文版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合作典范。港中大出版社也是这一共同体的一分子，我们贡献的是一个支持系统，即英文编辑出版和全球发行能力。

说到中英文两个版本，有个角度很有意思。中文版非常精美，也非常精深，英文版的观感却很不同。比如，中文版里有大量古文，原文照录的蔡季襄《晚周缙书考证》就是用文言写的，罗泰教授说他译得很辛苦，可是他译成英文后我们都觉得非常好看，因为他是用标准的当代英文译的，看英文可能比看中文的古文还要容易，还要有意思。罗泰教授花的功夫真的很值。我指的是英文版上卷，面貌和中文版相当不同，真的可以让英文世界的读者，排除很多时间的障碍、时代的障碍，看到一个精彩曲折的故事。

夏德安教授做的下卷释文也很难，是另一种难法，我们两位编辑一直都在学习。这也是非常精深的，夏德安教授会用他的方法译成他认为适合英文世界的专业读者的作品。整个翻译将会由他们这一代人学生辈的中英兼通的张翰墨老师做校订，也是清晰的学术传承。

我们计划在收齐所有稿件



调查楚帛书故事的李零

之后一年内出版。今年是 2017 年，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想起 2007 年我刚到香港工作，那时李零教授、唐晓峰教授、沈建华老师都在香港，我们一起讨论楚帛书的各种可能性，一部古代文明史的学术著作，一本非虚构畅销书，甚至一部想象中的电影。我这样的外行尤其容易激动。当时《达芬奇密码》正在热映，我就想这本书如果拍成电影，一定有机会震撼世界，因为里面有悬念的元素太齐全了——盗墓故事、两千年前的神秘之帛、日本侵略、美国间谍、冷战……我现在还相信这一点，只是时间的问题。十年过去了，李零教授和文物出版社诸位值得尊敬的同行，终于把第一步走完了——这也说明学术工作是多么艰辛、细致、需要耐心，下面的工作会加速。我的梦想也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

帛书的回归

宋新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子弹库帛书是我们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先秦文献。李零教授是对楚帛书研究最为深入、系统的一位学者，除了对帛书本身，还对整个盗掘出来之后的流转过程进行了考证调查、梳理和研究。

几年前我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个项目“海外遗失文物的调查”，李零教授当时就把他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我。我查阅了资料，对整个子弹库帛书有关情况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我们也对整体情况进行了梳理。2013 年 5 月，利用参加美国博物馆协会年会的机会，我亲眼目睹了这件国宝。

《子弹库帛书》这部著作的出版，一定能够再次推动学术界对帛书文化价值的深入研究，也会再一次激起我们对子弹库帛书何时能回到祖国的期盼。刚才李零教授还在跟我讨

论，如何使帛书回来。中国政府有打击文物犯罪，打击文物走私盗窃的决心。这些年我们也积极跟国际社会，包括教科文组织合作，加强对海外文物的追索工作。我们也有一些成绩，如圆明园文物的回归。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通过跟美国及其他一些机构，包括学者、专家的合作，能够早日促成《子弹库帛书》回归。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子弹库帛书被盜 75 年来，经过大量研究，如今有了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不过，这毕竟是盗掘出土，和我们后来经过科学发掘的，像马王堆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很大不同。马王堆是经过社科院考古所和湖南省考古所(当时叫博物馆)在很严格的科学发掘的程序下做的工作。也是去年，马王堆帛书的集成释文考证才出来。这是两种不同的发掘，值得思考。

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的出版，能推动对战国晚期及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希望，以后应该有更多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东西。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最好还是经过科学的发掘。

来国龙：关于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问题，刚才沈建华老师也说了，李先生用他个人的力量做了很大的努力、更做了很好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杰出的典范。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文物回归，调子唱得很高，但是很多功课没做好，研究没有做扎实，很多东西都落实不下来。不管文物在哪里，我们首先要把它研究透了、研究彻底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流失文物的回归，本质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其中也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可以讨论。我们国内的文物保护工作首先也要做好。很多具体问题要具体处理，但是对于文物保护、流失文物回归的整个的态度、方向，大家应该多展开讨论，慢慢形成共识。